

名人随笔精品

亲情卷

生命最初的温情

生命最长的激情

父母之爱是

人类情感世界中

爱的丰碑

她闪耀着人性光芒的爱之绝唱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亲情卷

丽米兰 编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人随笔精品/丽米兰编选. —2 版.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7-03877-1

I. 名… II. 丽…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近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6758 号

责任编辑:魏杰恒 杨雪萍 李兵

封面设计:meimei 每梅

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亲情卷

丽米兰 编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北京市顺义区康华福利印刷厂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30 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2006 年 6 月 1 日第 2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ISBN 7-207-03877-1/G·738

总定价:236 元(全八册)

爱之丰碑上的铭文

(写给读者)

今年母亲节时,著名作家贾平凹说了一句极富哲理,又耐人回味的話:“所有的男人都是所有女人的儿子;所有女人都是所有男人的母亲。”(见《女友》1993年第5期)世上的母亲都会感谢这份男人对女人的尊敬。

其实,无论男人女人,在生命的进化中,终将要成为父亲与母亲。儿女在领受着慈母温慰深情的同时,也领受着严父更深沉、更凝重的爱护与庇佑。

父母是儿女的第一位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儿女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父母之爱则更是淬冶和铸造儿女品行与人格的燧火。因此,为人父母,应该用父爱为儿女矗起依傍的大树,让他们伸直挺立的腰板;用母爱为儿女筑起逸眠的暖巢,让他们凝铸至善的爱心。只有父母之爱才能促进儿女完成人生的塑造。

诚然,世上并没有纯而又纯的至极,身为人父人母者,也并不

非全然是可供儿女依傍的大树和逸眠的暖巢。抑或也会有矫枉的溺爱和偏狭的严厉,甚且会有将儿女导入歧途的畸形父母之爱。《私语——爱的况味》便是在诠释父母之爱宏深内蕴的同时,昭示出为父为母之道。本书所遴选的近30篇海内外华人作家咏赞和忆念父母之爱的美文精篇,可谓各有角度,各有情愫。同是一篇《背影》,朱自清与三毛对父母之爱的癌曼却各有深意。此外,胡适母亲的隐忍与刚毅,冰心母亲的慈爱与贤淑,梁晓声母亲的善良与节俭,以及贾平凹父亲的忠厚与憨直。亦夫父亲的孔武与严厉,张建星父亲的温和与慈祥。对儿女的成长及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引以为戒的是,曾被誉为一代才女的张曼玲,竟被蛮横暴烈的父亲所禁闭,从而留下了无以平复的心灵重创;因饱受生母皮肉之苦的老作家聂绀弩对所有的父母提出教育子女的忠告:教而不打!

父母之爱是人类情感世界中爱的丰碑。这本书便是这丰碑上最最感人的一段铭文。尽管它无以呈现丰碑之全貌,然而,这闪耀着人性光芒的爱之绝唱,却会使有福消受父母之爱者,回报双亲于寸草春晖的恩情;无福消受父母之爱者,温暖冷毅的心宇;未做父母者,学会爱的布施与奉献;已做父母者,持有一面塑造子女的明镜。

相信此书的阅者,会在品读人类最伟大最无私的父母之爱中,得以人性的淬冶与升华。

编选者 于雪韵斋

目 录

丽米兰	爱之丰碑上的铭文	1
三 毛	背 影	1
丰子恺	我的母亲	12
尤 今	稳固屹立的灯塔	16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	23
老 舍	我的母亲	26
来自清	背 影	32
亦 夫	梯 子	35
冰 心	南 归	39
沈重光	哑 母	69
苏金伞	我的母亲	76
李霁野	母 亲	82
邹韬奋	我的母亲	88
张建星	书 祭	94
张爱玲	私 语	102

亲·情·卷

周而复	父 亲	113
赵清阁	母 亲	118
胡 适	我的母亲	125
胡 蝶	奔波的童年	131
柯 灵	苏州拾梦记	136
席慕容	想您，在夏日的午后	143
聂绀弩	怎样做母亲	147
贾平凹	祭 父	160
晓 喻	父亲的驼背	172
萧 军	母 亲	178
淦女士	慈 母	183
梁晓声	母亲， 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	192
曾 卓	母 亲	199
碧 野	母 亲	212

背 影

三 毛

那片墓园曾经是荷西与我常常经过的地方。

过去,每当我们散步在这个新来离岛上的高岗时,总喜欢俯视着那方方的纯白的厚墙,看看墓园中特有的丝杉,还有那一扇古老的镶花大铁门。

不知为什么,总也不厌地怅望着那一片被围起来的寂寂的土地,好似乡愁般的依恋着它,而我们,是根本没有进去过的。

当时并不明白,不久以后,这竟是荷西要归去的地方了。

是的,荷西是永远睡了下去。

清晨的墓园,鸟声如洗,有风吹过,带来了树叶的清香。不远的山坡下,看得见荷西最后工作的地方,看得见古老的小镇,自然也看得见那蓝色的海。

总是痴痴地一直坐到黄昏,坐到幽暗的夜慢慢地给四周带来了死亡的阴影。

也总是那个同样的守墓人,拿着一个大铜环,环上吊着一把古老的大钥匙向我走来,低低地劝慰着:“太太,回去吧!天暗了。”

我向他道谢,默默地跟着他穿过一排又一排十字架,最后,看他锁上了那扇分隔生死的铁门,这才往万家灯火的小镇走去。

回到那个租来的公寓,只要母亲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门便很快地打开了,面对的,是憔悴不堪等待了我一整天的父亲和母亲。

照例喊一声:“爹爹,妈妈,我回来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躺下来,望着天花板,等着黎明的再来,清晨六时,墓园开了,又可以往荷西奔去。

父母亲马上跟进了卧室,母亲总是捧着一碗汤,察言观色,又近乎哀求地轻声说:“喝一口也好,也不勉强你不再去坟地,只求你喝一口,这么多天来什么也不吃怎么撑得住。”

也不是想顶撞母亲,可是我实在吃不下任何东西,摇摇头不肯再看父母一眼,将自己侧埋在枕头里不动。母亲站了好一会,那碗汤又捧了出去。

客厅里,一片死寂,父亲母亲好似也没有在交谈。

不知是荷西葬下去的第几日后,堆着的大批花环已经枯萎了,我跪在地上,用力将花环里缠着的铁丝拉开,一趟又一趟地将拆散的残梗抱到远远的垃圾桶里去丢掉。

花没有了,阳光下露出来的是一片黄黄干干的尘土,在这片刺目的,被我看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土地下,长眠着我生命中最最心爱的丈夫。

鲜花又被买了来,放在注满了清水的大花瓶里,那片没有名字的黄土,一样固执地沉默着,微风里,红色的、白色的玫瑰在轻轻地摆动,却总也带不采生命的信息。

那日的正午,我从墓园里下采,停好了车,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发呆。

不时有认识与不认识的路人经过,停下来,照着岛上古老的习俗,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额头,喃喃地说几句致哀的语言然后低头走开。我只是麻木地在道谢,根本没有在听他们,手里捏了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白纸,上面写着一些必须去面对的事情——:

要会葬仪社结账,去找法医看解剖结果,去警察局交回荷西的身分证和驾驶执照,去海防司令部填写出事经过,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去市政府请求墓地式样许可,去社会福利局申报死亡,去打长途电话给马德里总公司要荷西工作合同证明,去打听寄车回大加纳利岛的船期和费用,去做一件又一件刺心而又无奈的琐事。

我默默地盘算着要先开始去做哪一件事,又想起来一些要影印的文件被忘在家里了。

天好似非常的闷热,黑色的丧服更使人汗出如雨,从得知荷西出事时那一刻便升上采的狂渴又一次一次地袭了上来。

这时候,在邮局的门口,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那是在荷西葬下去之后第一次在镇上看见他们,好似从来没有将他们带出来一起办过事情。他们就该当是成天在家苦盼我回去

中国名家散文精选

亲·情·卷

的人。

我还是靠在车门边,也没有招呼他们,父亲却很快地指着我,拉着母亲过街了。

那天,母亲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裙子,父亲穿着他在仓促中赶回这个离岛时唯一带来的一套灰色的西装,居然还打了领带。

母亲的手里握着一把黄色的康乃馨。

他们是从镇的那头走路来的,父亲那么不怕热的人都在揩汗。

“你们去哪里?”我淡然地说。

“看荷西。”

“不用了。”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要去看荷西。”母亲又说。

“找了好久好久,才在一条小巷子里买到了花,店里的人也不肯收钱,话又讲不适,争了半天,就是不肯收,我们丢下几百块跑出店,也不知够不够。”父亲急急地告诉我这件事,我仍是漠漠然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只是从家里走了长长的路出来,在买花的时候又不知道绕了多少冤枉路,而他们那几日其实也是不眠不食的在曼着苦难,那样的年纪,怎么吃得消在烈日下走那么长的路。

“开车一起去墓地好了,你们累了。”我说。

“不用了,我们还可以走,你去办事。”母亲马上拒绝了。

“路远,又是上坡,还是坐车去的好,再说,还有回程。”

“不要,不要,你去忙,我们认得路。”父亲也说了。

“不行,天太热了。”我坚持着。

“我们要走走,我们想慢慢地走走。”

母亲重复着这一句话,好似我再逼她上车便要哭了出来,这几日的苦,在她的声调里是再也控制不住了。

父亲母亲默默地穿过街道弯到上山的那条公路去。

我站在他们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花被母亲紧紧地握在手里,父亲弯着身好似又在掏手帕揩汗,耀眼的阳光下,哀伤,那么明显地压垮了他们的两肩,那么沉重地拖住了他们的步伐,四周不断地有人在我面前经过,可是我的眼睛只看见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份肉体上实实在在的焦渴的感觉又使人昏眩起来。

一直站在那里想了又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种情境里,不明白为什么荷西突然不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父母竟在那儿拿着一束花去上一座谁的坟,千山万水地来与我们相聚,而这个梦是在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上遽然结束。

我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水,只是在那儿想痴了过去。

对街书报店的老板向我走过来,说:“来,不要站在大太阳下面。”

我跟他说:“带我去你店里喝水,我口渴。”

他扶着我的手肘过街,我又回头去找父亲和母亲,他们还在那儿爬山路,两个悲愁的身影和一束黄花。

当我黄昏又回荷西的身畔去时,看见父母亲的那束康乃馨插在别人的地方了,那是荷西逝后旁边的一座新坟,听说是一位老太太睡了。两片没有名牌的黄土自然是会弄错的,

更何况在下葬的那一刻因为我狂叫的缘故,父母几乎也被弄得疯狂,他们是不可能在那种时刻认仔细墓园的路的。

“老婆婆,花给了你是好的,请你好好照顾荷西吧!”

我轻轻地替老婆婆抚平了四周松散了的泥沙,又将那束错放的花扶了扶正,心里想着,这个识别的墓碑是得快做了。

在老木匠的店里,我画下了简单的十字架的形状,又说明了四周栅栏的高度,再请他做一块厚厚的牌子钉在十字架的中间,他本来也是我们的朋友。

“这块墓志铭如果要刻太多字就得再等一星期了。”他抱歉地说。

“不用,只要刻这几个简单的字: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

“下面刻上——你的妻子纪念你。”我轻轻地说。

“刻好请你自己采拿吧,找工人去做坟,给你用最好的木头刻。这份工作和材料都是送的,孩子,坚强呵!”

老先生粗糙有力的手重重地握着我的两肩,他的眼里有泪光在闪烁。

“要付钱的,可是一样的感谢您。”

我不自觉地向他弯下腰去,我只是哭不出来。

那些日子,夜间总是跟着父母亲在家里度过,不断的有朋友们来探望我,我说着西班牙话,父母便退到卧室里去。

窗外的梅,白日里平静无波,在夜间一轮明月的照耀下,将这拿走荷西生命的海洋爱抚得更是温柔。

父亲、母亲与我,在分别了12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秋

节,便是那样地度过了。

讲好那天是早晨十点钟去拿十字架和木栅栏的,出门时没见到母亲。父亲好似没有吃早饭,厨房里清清冷冷的,他背着我站在阳台上,所能见到的,也只是那逃也逃不掉的海洋。

“爹爹,我出去了。”我在他身后低低地说。

“要不要陪你去?今天去做哪些事情?爹爹妈妈语言不通,什么忙也帮不上你。”

听见父亲那么痛惜的话,我几乎想请他跟我一起出门,虽然他的确是不能说西班牙话,可是如果我要他陪,他心里会好过得多。

“哪里,是我对不起你们,发生这样的事情……”

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开了门便很快地走了。

不敢告诉父亲说我不请工人自己要去做坟的事,怕他拼了命也要跟着我同去。

要一个人去搬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重的十字架和木栅栏,要用手指再一次去挖那片埋着荷西的黄土,喜欢自己去筑他永久的寝园,甘心自己用手,用大石块,去挖,去钉,去围,替荷西做这世上最后的一件事情。

那天的风特别地大,拍散在车道旁边堤防上的浪花飞溅得好似天高。

我缓缓地开着车子,堤防对面的人行道上也沾满了风吹过去的海水,突然,在那一撑排被海风蚀剥得几乎成了骨灰

色的老木房子前面,我看见了在风里,水雾里,踽踽独行的母亲。”

那时人行道上除了母亲之外空无人迹,天气不好,熟路的人不会走这条堤防边的大道。

母亲腋下紧紧地夹着她的皮包,双手沉沉地各提了两个很大的超级市插的口袋,那些东西是这么的重,使得母亲快蹲下去了般的弯着小腿在慢慢一步又一步地拖着。

她的头发在大风里翻飞着,有时候吹上来董住了她的眼睛,可是她手上有那么多的东西,几乎没有一点法子拂去她脸上的乱发。

眼前孤伶伶在走着的妇人会是我的母亲吗?会是那个在不久以前还穿着大红衬衫跟着荷西与我像孩子似的采野果子的妈妈?是那个同样的妈妈?为什么她变了,为什么这明明是她又实在不是她了?

这个憔悴而沉默妇人的身体,不必说一句话,便河也似的奔流出来了她自己的灵魂,在她的里面,多么深的悲伤,委屈,顾命和眼泪像一本摊开的故事书,向人诉说了个明明白白。

可是她手里牢牢地提着她的那几个大口袋,怎么样的打击好似也提得动它们,不会放下来。

我赶快停了车向她跑过去:“姆妈,你去那里了,怎么不叫我。”

“去买菜啊!”母亲没事似的回答着。

“我拿着超级市场的空口袋,走到差不多觉得要到了的地方,就指着口袋上的字问人,自然有人会拉着我的手带我

到菜场门口,回来自己就可以了,以前荷西跟你不是开车送过我好多吗?”母亲仍然和葛地说着。

想到母亲是在台北住了半生也还弄不清街道的人,现在居然一个人在异地拿着口袋到处打手势问人菜场的路,回公寓又不晓得走小街,任凭堤防上的浪花飞溅着她,我看见她的样子,自责得恨不能自己死去。

荷西去了的这些日子,我完完全全将父母亲忘了,自私的哀伤将我弄得死去活来,竟不知父母还在身边,竟忘了他们也痛,竟没有想到,他们的世界因为没有我语言的媒介已经完全封闭了起来,当然,他们日用品的缺乏更不在我的心思里了。

是不是这一阵父母亲也没有吃过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过?

只记得荷西的家属赶来参加葬礼过后的那几小时,我被打了镇静剂躺在床上,药性没有用,仍然在喊荷西回来,荷西回来!父亲在当时也快崩溃了,只有母亲,她不进采理我,她将我交给我眼泪汪汪的好朋友格劳丽亚,因为她是医生。我记得那一天,厨房里有油锅的声音,我事后知道母亲发着抖撑着用一个小平底锅在一次一次地炒蛋炒饭,给我的婆婆和荷西的哥哥姐姐们开饭,而那些家属,哭号一阵,吃一阵,然后赶着上街去抢购了一些岛上免税的烟酒和手表、相机,匆匆忙忙地登机而去,包括做母亲的,都没有忘记买了新表才走。

以后呢?以后的日子,再没有听见厨房里有炒菜的声音了。为什么那么安静了呢,好像也没有看见父母吃什么。

“姆妈上车来,东西太重了,我送你回去。”我的声音哽住了。

“不要,你去办事情,我可以走。”

“不许走,东西太重。”我上去抢她的重口袋。

“你去镇上做什么?”妈妈问我。

我不敢说是去做坟,怕她要跟。

“有事要做,你先上来嘛!”

“有事就快去做,我们语言不通不能帮上一点点忙,看你这么东跑西跑连哭的时间也没有,你以为做大人的心里不难过?你看你,自己嘴唇都裂开了,还在争这几个又不重的袋子。”她这些话一讲,眼睛便湿透了。

母亲也不再说了,怕我追她似的加快了步子,大风里几乎开始跑起来。

我又跑上去抢母亲袋子里沉得不堪的一瓶瓶矿泉水,她叫了起来:“你脊椎骨不好,快放手。”

这时,我的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又不能通畅地呼吸了,肋骨边针尖似的刺痛又来了,我放了母亲,自己慢慢地走回车上去,趴在驾驶盘上,这才将手赶快压住了痛的地方。等我稍稍喘过气来,母亲已经走远了。

我坐在车里,车子斜斜地就停在街心,后视镜里,还是看得见母亲的背影,她的双手,被那些东西拖得好似要掉到了地上,可是她仍是一步又一步地在那里走下去。

母亲踏着的青石板,是一片又一片碎掉的心,她几乎步伐踉跄了,可是手上的重担却不肯放下采交给我,我知道,只要我活着一天,她便不肯委屈我一秒。